

文坛佛影

◎ 孙昌武 著

中华书局

文坛佛影

◎ 孙昌武 著



文 坛 佛 影

孙昌武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坛佛影／孙昌武著，－北京：中华书局，2001.9

ISBN 7-101-02604-4

I.文… II.孙… III.佛教－影响－古典文学
－中国－东晋时代～两宋时代 IV.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2513 号

书 名 文坛佛影

作 者 孙昌武

责任编辑 张 荷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¼ 字数 146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2604-4/I·361

定 价 16.00 元

前 言

这本小册子辑录了十篇关于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的文字。内容各自成篇，但论题也不是全无系统。佛教对中国文学造成巨大影响，主要是在东晋到两宋之际这八九百年间。这本小册子讨论的题目即在此范围之内，而且是按照论述内容的时间顺序安排的；又就具体内容而言，涉及到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一些主要方面，包括文人的思想、信仰实践，僧、俗创作，文学理论，文学表现技巧等等。这样，通观十篇文字，或可窥知佛教影响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大体脉络。各篇的写法略似读书笔记，仍是按照笔者一贯的想法，重在对史实的“描述”，也做些必要的考辨和分析。文中罗列

一些具体材料，使行文略显繁琐，但或可资谈助，或对于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笔者多年来研习佛教与文学关系诸课题，越来越坚定了一个看法：在文学史研究中，对于佛教影响和贡献的估计是过低了；文化史研究领域一般也可如是说。因此笔者也是想通过这本小册子对这个看法再次作宣传，并希望引起时贤、新进的更多注意。正因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方才算是起步，笔者的学养又显然不足，所以在真诚地希望这本小册子起到“抛砖引玉”作用的同时，更期待读者的批评和指教。

孙昌武于南开园 2000/5/15

目 录

前言	1
佛典翻译文学	1
东晋名士与名僧	37
观音信仰与观音传说	61
地狱巡游与目连救母	89
“形象”与“观念”	113
庐山慧远与“莲社”传说	130
“西邸学士”与“经呗新声”	155
禅文献与禅文学	177
“江左诗僧”与中唐诗坛	207
“一字师”与“句中眼”	233

目

录

□

佛典翻译文学

清代著名诗人、思想家龚自珍有《题梵册》诗说：

儒但九流一，魁儒安足为。西方大
圣书，亦扫亦包之。即以文章论，亦是九
流师。释迦谥“文佛”，渊哉劳我思。^①

龚自珍信仰佛教，因而颂扬佛陀的教法，同时又肯定其“文章”的成就。这里所赞扬的可作“九流师”的“文章”，指的是佛教经典。对佛陀“文章”的这种赞誉，当然也包含着表扬和肯定其文学价值的意思。

按龚自珍这首诗的说法，佛教经典是“西方大圣”即佛陀个人创作的。这是佛教

^① 《龚自珍全集》第九辑第 50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

内部的传统看法。佛典，一般称为“佛经”，即经、律、论“三藏”，是佛教的根本典籍。所谓“经”，佛教传承中认为是佛陀金口所说，实际是在佛教发展的长远历史时期里，由所流传各国、各民族的信仰者们逐渐结集、积累起来的；“律”指戒律，原本是佛陀为教团制定的行为和活动规则，但流传到今天的几部律则是在佛陀寂灭后的部派佛教时期，不同部派的信徒们根据对佛陀教法的理解而逐步制定的；“论”按传统说法是“菩萨”所造，这是历代有学养的大德们对佛陀教法的阐释。汉地把汉语佛典按一定系统集结为《大藏经》，其中包括从外语翻译过来的“三藏”，还有大量中土人士的撰述。这些被笼统地称为“佛经”，都被看作是传述佛陀教法的宗教圣典。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①，对于中国本是外来宗教。从外语翻译的佛典是佛经的基本部分，中土人士主要是依据它们来接受、传播、信仰佛教的。我国翻译佛典年代可考最早的一部，是安世高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所出《明度五十校计经》。此后直到北宋中期，大规模的翻译工作持续进行了九百余年（以后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②）。中外译师们从梵文、巴利文和各种“胡语”翻译出数千卷佛典。就翻译领域而言，这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

① 这里所谓“印度”，是一种传统说法，实指今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国广大地区。

② 宋代以后的译业，参阅周叔迦《宋元明清译经图记》，《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下集第582—604页，中华书局，1991年。

空前绝后的壮举，其贡献首先是在中国传播并发展了佛教，而对于中华文明发展多方面的影响和贡献更是不可估量的。翻译佛典本来是佛教教理、教义的载体，更包括了古印度、西域文化、学术十分丰富多彩的内容，其中含有大量文学创作。所以佛典除了作为宗教圣典的意义而外，又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它们不只作为外语翻译“文章”提供了写作的借鉴，有一部分又可看作是优秀的古代翻译文学作品。因此如荷兰学者许理和所说，“佛教曾是外来文学之影响的载体”^①。佛教对中国文学造成了巨大、深远的影响是学术界所公认的；而一大批“佛典翻译文学”作品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则更为直接。

“佛典翻译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内含并不确定。按广义说，所有翻译佛典都可称作“翻译文学”；而按狭义说，则只有那些真正的文学创作如下面讨论的“本生经”等，才可算作“文学”作品。佛典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本来十分复杂：有些经典是单纯宣说教理的，谈不到什么文学价值；而有些却原本就是文学创作，是真正的“佛教文学”作品；难于判断的是形态在二者中间的大量经典，它们的某些部分利用了文学表现手法、具有文学意味或在某方面具有文学价值。讨论佛典翻译文学，似应把这后一类典籍包括在内。就具体表现形态而论，在众多翻译佛典里，宗教和文学两方面的内容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讨论

^① 李四龙等译《佛教征服中国·第二版序言》第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其文学价值如何，只能就具体经典进行具体分析。但无论如何界定，可视为“翻译文学”的作品在整个“三藏”中所占比例是相当大的。形成这种状况的因素很多：宗教与文学在性质上本来相通、佛教自产生以来就具有文学传统、佛教宣传需要借助文学形式等等，都是重要原因；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就是历代结集佛典大量利用了现成的文学资料，不少佛典是给文学作品附会以佛理形成的。

前辈学者顾随曾说过：

假如我们把所有佛经里面的故事，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搜集在一起，那壮采，那奇丽，我想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故事书，就只有《天方夜谈》（《一千零一夜》）可以超过了它……小泉八云说：研究《圣经》（即《旧约》与《新约》）而专从宗教的观点去看，则对于其中“文学美”底认识，反而成为障碍。我想小泉氏这说法，我们拿来去看佛经，恐怕更为确切而适合一些。^①

这就明确指出有可能、有必要超越“专从宗教的观点”而从文学角度来研究和欣赏“佛典翻译文学”。从这样的角度看，这类作品是具有特殊性的宗教文学创作，带着它们的成就和长处、弱点和局限，构成为中国古代文学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有着巨

^① 《佛典翻译文学选——汉三国晋南北朝时期》，《顾随说禅》第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大的价值。

王国维早已指出过：

自汉以后，……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①

具体论及文体、文风的变化，刘熙载则说：

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②

翻译佛典在东汉末初传中土，经过众多译人的努力，翻译质量不断提高。到三国时期的支谦、康僧会、西晋的竺法护，特别是姚秦的鸠摩罗什主持译文，译事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佛教深入、普遍地影响中国文人，主要是在东晋以后。这正是佛典翻译的兴盛期，也是佛典开始发挥巨大影响的时期。直到两宋之际走向衰微，佛教推动中国文人和文学发生巨大变化，其中佛典翻译文学所起的作用更是十分直接和显著的。汤用彤论及佛教的影响说：

溯自两晋佛教隆盛以后，士大夫与佛教之关系约有三事：一为玄理之契合，一为文字之因缘，一为生死之恐惧。③

这里说的三个主要方面，全面关系到文人思想、生活与创

① 《论近年之学术界》，《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静安文集》。

② 《艺概》卷一《文概》第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③ 《隋唐佛教史稿》第193页，中华书局，1982年。

作的内容与形式。如果说儒、道、释是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佛典翻译文学也就是影响和决定中国文化以及文学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自二十世纪初学术界以近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文学史以来，前辈学者给予佛典翻译文学相当充分的关注。梁启超^①、鲁迅^②、胡适^③等人均对相关课题进行过开拓性研究，从不同侧面阐发了佛典翻译文学的内容、价值及其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大体确定了“佛典翻译文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一个重要领域的地位。此后，陈寅恪^④、顾随^⑤、台静农^⑥、钱钟书^⑦等人都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陈、顾、台等各位并曾先后在大学里开

① 《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典之翻译》等写作于1920年，见《佛学研究十八篇》；这当是首次提出佛教“翻译文学”概念。

② 《中国小说史略》首次出版于1923、1924年，其中古小说部分重点论及佛教和佛典的作用。

③ 《白话文学史》(上)出版于1928年，“唐以前”部分有两章专门论述《佛教的翻译文学》。

④ 《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里辑录了有关诸作。

⑤ 《佛典翻译文学选》，写作于1954年，发表于《河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⑥ 《佛教故实与中国小说》，1975年发表于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第13卷1期。

⑦ 《谈艺录》、《管锥编》等均多论及佛典。

设过有关课程。当代学者季羨林^①、周一良^②、饶宗颐^③等人更相继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收获良多。教内的巨赞法师^④也曾专门著文加以提倡。近年来，虽然关于佛教对古代文学的影响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可是这数量庞大、价值重大的“佛典翻译文学”，却很少有人论及。造成这种状况，客观上当然与多年来我国佛教学术整体水平的限制有关系，但也不无遗憾地让人联想起陈寅恪先生的一段话：“中国史学莫胜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蔽，亦其知见之狭隘有以致之。”^⑤如果讨论近、现代文学史，不讲中、外文学交流，不讲俄国、东欧文学、日本文学以至欧、美文学的影响是不可想象的；研究魏晋以来的文学发展，同样不能忽视“佛典翻译文学”。

佛典翻译文学的内容十分丰富，表现形式多样，达到

① 《印度文学在中国》，《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季羨林卷》，华文出版社，1998年。

② 《论佛典翻译文学》、《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等，《周一良集》第3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③ 《马鸣佛所行赞与韩愈南山诗》、《文心雕龙声律篇与鸠摩罗什通韵》等，见《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④ 《佛教与中国文学》等，见《巨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⑤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文学价值高、影响比较巨大的有以下几部分。

佛传：

这是记述佛陀生平的一类经典，是典型的宗教传记作品；优秀者堪称传记文学的杰作，其所塑造的佛陀形象也堪称世界文学中的不朽典型。

据佛教史的记述，佛陀寂灭之后，大迦叶带领众弟子结集早期佛典（《阿含经》），已包含有佛传成分。到部派佛教时期，形成了叙述佛陀一生的完整佛传。由于佛教各部派关于佛陀的传说不尽相同，结集的佛传也有多种^①。如大众部的佛传名《大事》（Mahāvastu Avadāna，中土未译），法藏部称《本行经》^②。佛传是最早传入中土的佛经的一部分。按所出年代，现存汉译佛传有：东汉竺大力译《修行本起经》（异译吴支谦《太子瑞应本起经》、刘宋求那跋陀罗《过去现在因果经》），东汉县果、康孟祥译《中本起经》、西晋竺法护译《普曜经》（异译唐地婆诃罗《方广大庄严经》），东晋迦留陀伽译《十二游经》，北凉县无谶译、马鸣作《佛所行赞》（异译刘宋宝云《佛所行经》），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唐地婆诃罗译《大庄严经》，宋法贤

① 日本学者平等通昭《印度佛教文學の研究》第一卷《梵文佛所行贊の研究》把佛传的发展细分为四个阶段，可供参考；详该书第139—166页，日本印度学研究所，1967年。

② 参阅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12—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译《佛说众许摩诃帝经》等。

各种佛传记述范围不尽相同。有的从佛陀前生写起，有的从释迦族祖先写起，有的从佛陀降生写起，等等。其核心部分是所谓“八相示现”（或称“八相作佛”，即下天、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灭；或无“住胎”而有“降魔”）。值得注意、也是对形成其文学价值具有重要作用的是，虽然所描写的教主佛陀形象多有神秘、虚幻的成分，但基本还是把他作为现实的“人”来表现的。例如描写作为“太子”的佛陀曾耽于世俗享乐，也曾结婚生子，求道过程中也犯过错误，也经受过磨难和考验，等等。如此较强的现实性，是佛传作为文学创作的卓越之处。

汉译佛传中最为杰出的当数马鸣（公元2世纪）所造、昙无讖所出《佛所行赞》（另有宝云异译）。唐代义净写他旅印时这部作品流行的情形说：“又尊者马鸣亦造歌词及《庄严论》，并作《佛本行诗》，大本若译有十余卷，意述如来始自王宫，终乎双树，一代教法，并辑为诗。五天南海，无不讽诵。”^①马鸣是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时代著名的佛教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创作包括戏剧、小说多种；译成汉语的除《佛所行赞》之外，还有《大庄严经论》。《佛所行赞》原典采用的是当时流行的大宫廷诗体，内容从佛陀出生叙述到死后火化八分舍利，即完整地描写了

^① 《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王邦维校注，第184页，中华书局，1995年。

主人公的一生。这部作品的“作者思想上是站在上座部说一切有部的立场，不是把释尊看作具有本体佛意义的应化佛，而是有觉悟的人的肉体生身佛，只是在寂灭后才作为法身存在。换言之，是把释尊当作完善的人而不是当作绝对的神来描绘，或者毋宁说当作接近于神的人”^①。昙无讖译本是九千三百余行、四万六千多字的五言长篇叙事诗，比古乐府中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要长六十倍，其表现的奥衍繁复、奇谲变怪更是中土文字所不见的。印度古代宫廷诗主要描写战争和爱情，表现治国、做人的道理。马鸣通过佛陀的经历讲了佛教出世之道，又细致地描绘了佛陀的在俗生活以及他修道期间的磨难与斗争。他更充分汲取了古印度神话传说和婆罗门教圣书《吠陀》、《奥义书》、古代大史诗《摩诃婆罗多》、《摩罗衍那》的艺术技巧，借鉴了各部派经、律中有关佛陀的传说和以前结集的各种佛传的写法，从而创造了佛传艺术的一个新高峰。又汉译各种佛传中《佛本行集经》形成时代靠后，篇幅最长，内容最为翔实，艺术表现也相当充分。

佛传是颂扬教主、宣扬信仰的，又是印度的产物，在艺术上必然表现出鲜明的不同于中土传统的特色。中国古代以《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为代表的史传作

① 平等通昭《印度佛教文學の研究》第一卷《梵文佛所行贊の研究》第336页。

品注重“实录”，长于叙事，而佛传却特别善于场面的描摹、环境的铺陈。如《佛所行赞》描绘太子出游，街头巷尾观赏太子的风姿：

街巷散众华，宝纓蔽路旁，垣树列道侧，宝器以庄严，
 增盖诸幢幡，缤纷随风扬。观者挟长路，侧身目连光，
 瞪瞩而不瞬，如并青莲花。臣民悉扈从，如星随宿王，
 异口同声叹，称庆世稀有。贵贱及贫富，长幼及中年，
 悉皆恭敬礼，唯愿令吉祥。郭邑及田里，闻太子当出，
 尊卑不待辞，寤寐不相告，六畜不遑收，钱财不及敛，
 门户不容闭，奔驰走路旁。楼阁堤塘树，窗牖衢巷间，
 侧身竞容目，瞪瞩观无厌……^①

把这一段与中国古诗《陌上桑》“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等从侧面描写罗敷相比较，同是用烘托手法，而叙写远为夸饰、细腻。又如宝云译本《佛本行经》第八品《与诸采女游居品》描写太子与采女入浴一段：

……太子入池，水至其腰。诸女围绕，明耀浴池。犹如明珠，绕宝山王，妙相显赫，甚好巍巍。众女水中，种种戏笑：或相湮没；或水相洒；或有弄华，以华相掷；或入水底，良久乃出；或于水中，现其众华；或复于水，但现其手。众女池中，光耀众华，令众藉华，失其精光。或有攀缘，太子手臂，犹如杂华，缠著金柱。女妆涂香，水浇皆堕，旃檀木槌，水成香

① 《佛所行赞》卷一《厌患品》，《大正藏》第4卷第5页。